

精典名家小说文库

谢有顺 主编

生命中 最黑暗的 夜晚

张翎 著

作家出版社

非虚构

精典名家小说文库

谢有顺 主编

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

张翎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 / 张翎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8.6

(精典名家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212-0092-8

I . ①生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26894 号

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

作 者: 张 翎

责任编辑: 丁文梅

装帧设计: 精典博维·肖 杰 马延利

责任印制: 李卫东 李大庆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25 × 185

字 数: 60 千字

印 张: 4.875

版 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092-8

定 价: 39.8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EX-LIBRIS

最黑暗的夜晚
周著銅
圖



藏书票



梨园春色 / 2015年 / 68cm × 136cm

目录

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 ... 1

关于现实、想象力和虚构的杂想（代后记） ... 133

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

早就听说了东欧的秋天煞气很重，沁园出发前已经做了一些基本的准备。上身穿的是一件带了绒夹里的白色夹克衫，下身是铜板一样厚实的牛仔裤，足蹬一双鞋底镂刻着蛔虫一样的深纹，可以在任何地形里自如穿行的越野靴。当她把刘海掖进灰色棒球帽里的时候，不用照镜子，她也知道她看上去几乎像男人，一个都市大街上常见的被生活的担子压得略显佝偻的瘦小男人。混在那群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站在香榭丽舍大街等车的游客中间，沁园突然感觉到了多日未曾感觉的安全。

墨镜把一个晴朗好日揉搓成了一张皱纹纸，鲜艳的朝阳看上去像是一枚腌过了时的干瘪鸭蛋黄。凯旋门灰暗瘦矮，从门里涌流出来的车辆如虫蚁在急雨之前仓惶

逃窜。路易·维登大楼见过了太多的钱和太多的脸，蒙
裹了太多的风尘，突然就老了，疲惫不堪地靠在路边。
哈根达斯冰淇淋老店失却了夜晚灯彩的遮蔽，像一个迟
暮却胆敢素颜的妇人，残忍地显露着白昼的褶皱和寿
斑。这就是色彩和基调都遭遇了恶意颠覆的香榭丽舍。
不过，沁园并不痛心。巴黎的华丽从来没有进入过她的
梦。她的梦另有一个粗粝的背景。

出发地点在巴黎，游客却来自世界各地，在香榭丽
舍大街的那家华人旅行社门口汇合。沁园把自己的那只
小行李箱竖靠在路边的一棵树干上，背靠着树坐在箱子
上，东一句西一句地听着人群在嘈杂地聊天。那几个不
停地抱怨着天气的人，一定是法国当地人。冷？被塞纳
河的暖风熏糊涂了的人，怎么知道九月落雪的地方，人
是怎么生活的？沁园忍不住冷冷一笑。

人群里有一个红衫女子，衣着发式和行李都很招
摇。“只留半天在巴黎，够谁使啊？老佛爷？谁去那里

买东西？都是中国货。”女人的嗓音沙沙地摩擦着沁园的耳膜，留下一道一道的划痕。她知道女人一定是从国内来的。女人那个手提包里，一定藏着几张憋得几乎窒息的金卡，在急切地等候着一个越狱投奔自由的时机。

还有那几个面红耳赤地讨论着法国大革命和罗伯斯庇尔政权的男女，一定是北美的傻学究。北美的游客，总愿意以这样的方式，来恶补着对欧洲的无知和敬意。

当然，也有和她一样一言不发的人。有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女人，正靠在另一棵树上，独自吃着早餐。女人的早餐其实就是一片没涂果酱也没涂牛油的面包，甚至没有水。干涩的面包屑在女人的喉咙里艰难地行走着，女人的面颊上生出凹凹凸凸的筋络。女人穿的是一件样式极为老式的灰布外套，女人唯一的行囊是一个比军用书包大不了多少的软皮肩包。没有人跟这个女人说话，女人也没想和任何人说话。沁园把人群草草扫描了一遍——没有这个年龄段的人。看来这个女人和她一样，

这一程是注定要独来独往的。

旅行日程已经发在她的电子邮箱里了，但她只看了一眼就丢开了。“九日八夜东欧浪漫之旅。”这是天底下所有旅行社都爱起的艳俗名字。“海德堡，玛丽亚温泉城，布拉格，布拉迪斯拉发，布达佩斯，维也纳，萨尔茨堡，因斯布鲁克，斯特拉斯堡……历史悠久，闻名于世，美丽，幽雅，心驰神往……”所有的地名和形容词对她来说都毫无意义。东欧和西非此刻并无差别，她只是急切地需要离开。她的心非走不可，腿去哪里，怎么去，心一点也不在乎。

“呜”的一声，手机在她的裤兜里抖了一抖——是一条短信息。沁园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掏出来，斜了一眼。“吴老师，我是《新江都市报》的记者元辉……”沁园狠狠一捏，像捏一条虫子一样地把那条信息删除了。她知道，她此刻的留言箱已经被许多条留言塞满了。那些无法得到她回应的人，正在改用短信息的方式联系

她。沁园把手机捏在掌心，飞快地发了一条信息。信息只有三个字：“到了，安。”收信人的号码，是记忆储存里的第二号。第一号是911。沁园发完信息，就把手机的电源关了，塞进了旅行箱的背兜里。

好了，我终于可以，无牵无挂地，上路了。

沁园想。

“辛迪·吴，十一排A座。”

导游大声喊叫。

沁园怔了一怔，才明白过来是在叫她——这是她护照上的名字。这个名字在她的护照上已经待了八九年了，可是她总觉得那是别人的名字，有着隔山隔水的疏陌。

导游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身穿一件蓝色鸡心领的毛衣，头发被头油或摩丝修理成一片狂野的丛林，微笑和世界上所有的导游一样职业而老到，让人免不了要想

起小费回扣这一类可以一下子把情绪杀戮得千疮百孔的字眼。

“车上的游客太多，我无法一一记住你们的名字，你们的座位号就是你们的代号，一路上我就用这个代号分派旅馆房间。”导游宣布。

沁园点了点头。

十一 A。

她不再是吴沁园，或者辛迪·吴。十一 A 是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，尘世被圈在了围墙的外边。尘世即便是一头八爪章鱼，它的爪子也伸不过那样的高墙那样的铁门。尘世总有它够不着的角落。

她要的，就是这样的角落。

十一 B 的座位上已经有人了，是那个衣着张扬的红衫女子。确切地说，红衫女子并没有坐在十一 B 上。红衫女子也没有坐在十一 A 上。红衫女子坐在了十一 A 和十一 B 中间的那块模糊地带，衣裙的下摆，在 A 和

B中间燃开一团炽热的火焰。

“往里坐一坐，请你。”沁园说。这是沁园这个早晨第一回开口说话。

红衫女子抬头看了一眼沁园，眼神里开放出一朵不备时被人踩了一脚似的硕大惊讶。红衫女子的话是隔了一会儿才说出来的——却不是对沁园说的。

“导游，我跟你说过的，我是不跟人拼座拼房的。”

红衫女子梳了一个高高的发髻，两只硕大的白金钻石耳环随着说话的节奏一颠一颤，脸上的妆粉很浓，仿佛是在赶赴一场空前绝后的盛宴。红衫女子言辞激烈的时候，空中便扬起轻轻薄薄的一股香尘。

导游跑过来，一脸永不凋谢的微笑。

“本来是不用和别人拼的，可是你的……”

“那又怎样？你们不是不退钱吗？”

“按理说临时取消是没法退钱的，可是这位小姐临时入团，正好补了你的缺。”导游指了指沁园。“那份

钱旅行社一定会退还给你的，不过要等到你回巴黎的时候。”

红衫女子顿了一顿，显然在找词。

“退不退不过是你这么一说罢了，我还敢真信啊？反正我还没拿到钱。没拿到钱你就不能给我拼座。”

导游的微笑还在，不过已经渐渐开始稀薄，隐隐露出了底下的毛孔。

“大姐你帮个忙，一车的人都等着呢。”

红衫女子的脸沉了下来。见过大世面的导游竟然栽在了一个低级小错误上：导游在用过“小姐”这个词后，换用了“大姐”。无论是被称为“小姐”和“大姐”的，心里都搁着一块堵。

“你这个导游真够奸猾的，一车的人等的是你，别把这好事揽给我。”

导游的脸皮像一块腌过了几季的糙猪皮，红衫女子的话像一枚针。再厚实的皮也抵不过哪怕是一枚钝针。

导游的脸皮给扎透了。导游想发作，导游却知道他不能发作。导游的微笑开败了，从灿烂的讨好变成萎靡的乞求。

“大姐，这是巴黎，一过点就堵车。要是现在出不了城，弄不好要耽误一天的行程呢。”

红衫女子端坐不动，冷冷一笑：“耽误一天行程，你还想不想吃这碗饭了？”

导游的脸僵了，空气凝成了一块脆薄的玻璃，导游和红衫女子两人手里各牵着一个角，略一松手，就是一车的粉碎。

前排的人开始骚动起来，嚷嚷着“都过点半个钟头了，到底还走不走？”

“算了，后面不是还有空座吗？”沁园拿起自己随身携带的水瓶，对导游说。

十一排已经很靠后了，后面还有一排。最后的那一排，座位比前面挤。十二B还空着。